

陈毓

/ 著

白馬

天光大亮，

所有的人都看清眼前这匹马，

熠熠生辉，

仿佛神就住在它那一边。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白馬

B a i m a

我们 在城市

回望 乡愁

陈
毓
著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马 / 陈毓著. —北京 : 文化发展出版社, 2016.12
ISBN 978-7-5142-1601-1

I. ①白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21747 号

白 马

陈毓 / 著

总 策 划: 尚振山 曹振中

责任编辑: 肖贵平 孙 烨

责任校对: 岳智勇

责任设计: 侯 铮

执行编辑: 罗佐欧

责任印制: 孙晶莹

内文制作: 麒麟传媒

出版发行: 文化发展出版社 (北京市翠微路 2 号 邮编: 100036)

网 址: www.wenhua fazhan.com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mm × 1194mm 1/32

字 数: 123 千字

印 张: 7.75

印 次: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9.00 元

I S B N : 978-7-5142-1601-1

◆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。发行部电话: 010-8827571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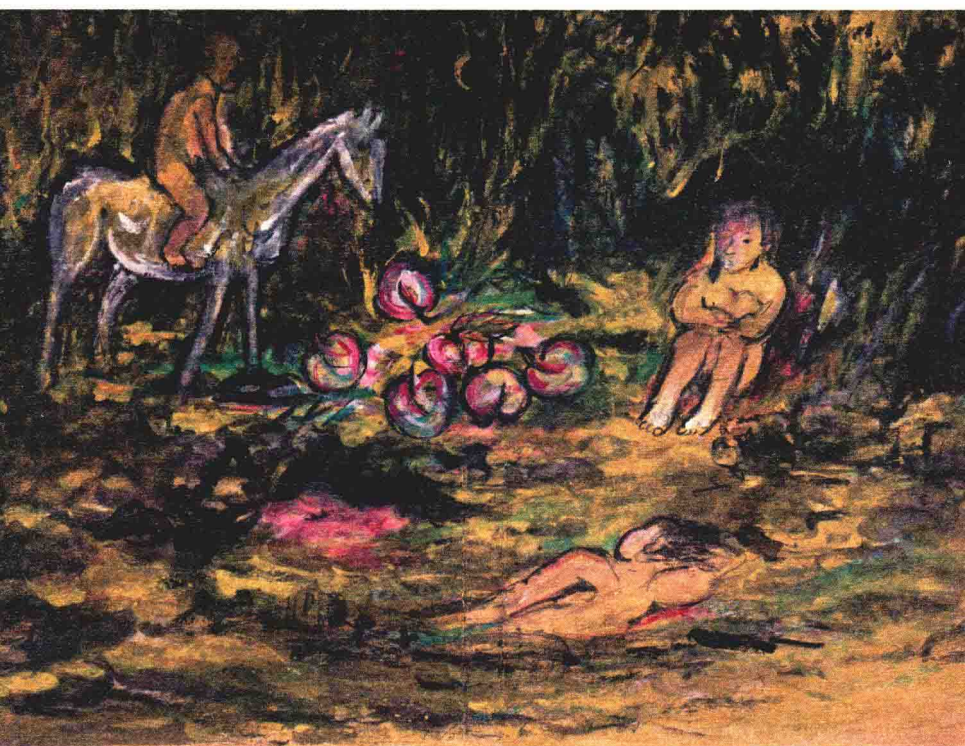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62	56	50	44	37	31	24	19	14	7	2
飞行器	有兔子的田野	豹子和小白	惊蛰	叶上花	狩猎	猎人	放蛊与蛊惑	怎么回事	白马	飞

150	143	136	129	122	116	110	104	98	90	84	78	71
木 兰 之 春	我 们 结 婚 吧	立 春	芒 种	小 暑	奈 子	绣 球 花	佛 前	归 心	佛 手 花	夜 钓	保 姆 安 苗 和 朱 教 授 夫 妇	谁 说 丽 江 是 艳 遇 之 城

目录

24	27	28	30	32	33	35	37	38	39	40	41	42
后记	冬至	霜降	告别	火车站	理发师	卡	呼吸	多肉和橡子树	清明	祈雨	雨水	谷雨





飞

飞

我走在大街上，一边享受我的早餐，一个吃快了会烫出眼泪的香脆肉夹馍。一声“抓贼啊”的凄厉叫喊，打翻我嘴边的幸福，我猛然一抖，像战马听见出征的号角，一个激灵，冲了出去，手中的肉夹馍像一个豁了一角的铁饼，先我飞出。

目睹了那场追击的观者事后追忆拼凑那个早上的情景。他们情绪激动，乱嚷嚷地说，太好看啦！奥运会上的赛跑都没这个激动人心。实在精彩，还以为拍电影呢！

手机拍摄的视频贴上众多网站：我如龙卷风腾空而起；我在高高的围墙上蹦跳；我在一溜青瓦片上点着脚尖快跑……一连串的惊险动作完成在前后不过3米的距离，狂奔的贼和我身处同一画面，我的追击充满游戏的味道，像猫把老鼠一次次捉住又放开，再捉住再放开。眼看贼跑到了一条宽马路上，

但见我，撒腿飞奔，这次是真追，我掠过一辆汽车，又一辆汽车，惊起一连串有惊无险的急刹车，嘎嘎的汽车拔尖声中，我落地又跃起，终于，在一个平淡无奇的地下通道的入口，我从那个瘪三似的贼手中，救出一个也不怎么好看的女人，不，女人的钱包。

我就这样一夜出了名。一个胡子拉碴，自称副导的人顺藤摸瓜，找上门来。来人敲开我出租屋的门，不请自进，左顾右盼，一点不外道，害得只穿短裤的我像一只猴子在人面前。那家伙上下打量我，前面后面观察我，在我的屁股上猛击一掌，说，好臀！哪里是人的，是一只马的，难怪飞得那么快！末了他说，哥们儿，你的肉夹馍来了。

大胡子副导开门见山地说，我可不是来报道好人好事的，我们导演想请你去拍几个镜头试试镜。

一锤定音。我跟他走。

我8岁那年，我家门前来了个算卦的瞎子，在给过瞎子5角钱后，我娘想使这5角钱有点获得，于是娘把放学回家的我喊住，让那个瞎子的枯手指把我全身摸捏一遍，瞎子得出结论，这个孩子骨头轻，吃不得重饭。瞎子的话弄得我娘忽喜忽忧，终究不得要领。



我在学校里混过 18 岁，不得不放弃高深如狗眼中的星空一样的学业，跟一个老乡到城里打工讨生活。我娘说她总算明白了瞎子的话，她一边说人各有命，瞎子算命，一边又不断托她能见到的同乡捎话来：告诉我那小子，做点上脸的事情了就回来看看老娘。

我每天醒来的意识总是从指尖开始，像阳光把一只梦中白鸟的翅膀一寸寸照亮。先手指、脚趾，再慢慢波及到肘关节、膝关节，最后是心脏以及大脑。直到那只白鸟站起来，慢慢扇动翅膀，滑翔、鼓翼、翱翔，天空中有了一只完美的鸟的剪影。

现在，幻梦照耀现实，我把昨天的生活放下，把沉重的麻包放下，我终于能直起腰，撒开腿轻松奔跑，这多美好。我跟在肉身沉甸甸的导演身后，心里的幸福感实实在在。

我在一声“预备——开始！”的喊叫声中冲了出去。这一次，我完全体会到了飞翔的美妙，原来所有关于鸟的幻梦也是现实，我真的能飞。我飞起来了，从地面到树上，再从树上跃过墙头，越过眼前这简易的工棚，我还临时激情发挥，展开手臂，溜过棚子上的薄瓦片，如踩在云朵上一样演绎出一连串曼妙的轻功动作。

有一刹那，我想起我的麻包，想起是因为知道我已彻底放下它们。我听得见心脏持续地“怦怦”“怦怦”的跳动声，如使人热血沸腾的鼓点伴奏，我被鼓舞得热血沸腾。我趁着激情，穿墙而过，穿玻璃而过，甚至不可阻挡地穿过那个在码头上揍我、踢得我在地上打滚的人的身体。

飞呀飞呀，我飞过树梢、飞过屋顶、飞出了高楼的重重包围，汽车如蚂蚁、楼房像积木，千千万万大地上行走的芸芸众生，更是渺小如同尘埃……

一直飞，不停止，蓝天的背景变成了一片赤白，我感到了太阳的热力，那只白鸟忽然出现在眼前，我和白鸟合二为一，渐渐地，白鸟变成了金黄，又从金黄变成赤红，最后完全是一只火鸟了。

一只赤红的鸟不断飞升，勇往向前，一直向前。

砰，砰，什么声音？谁在放枪？干吗放枪？

呼，呼，飞，飞……



白 马

白马是草原上的一抹白，是草原上的一抹白。

三天前，他看见那匹马，只一眼，爱已无药可治。马在黎明的地平线上向着太阳驰骋，轮廓金红，但经验告诉他，马是白马。他注视着马的背影起伏又起伏，直至消失。在短短的三分钟里，他经历了爱与离别。

他在马离去的蹄声中失魂落魄。蹄声如鼓点敲击，大地的余音不绝，震荡到他的脚心、膝盖，再到他的小腹，在那里盘桓。

他一整天都神不守舍，不时倾耳而听，期待那独一无二的蹄声再次响起。白天过去，四野寂静，他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。

东方再次亮起前，在他一夜不眠的守候里，那匹马光彩熠熠地出现，几乎是在他眨一下眼睛的时分出现，在此之前一秒，马肯定不在那里。

马静立着，让他联想到一个词：稳静。这一刻看马，马

的剪影甚至是黑的，马的鬃毛像一排密集的黑色旗帜，但他依然确信，马是白马，白云的白。

他“嗨”一声，那一声“嗨”寄托着他对马仅仅一天一夜过去就凝集得犹如一生的情感。他敏感地意识到马明白他的情感，马的双耳陡然一竖，黎明的地平线忽然一亮，“哗啦”一声，点亮天地之间那匹伫立的马。几乎同时，马一个打挺，在他目不转睛的注视里，完成从起步到驰飞到止步的一个完美过程，像是诚意报答他的守望，又像是要自夸给他看，马鬃耸起，状如飘雨，四蹄飞翻，色白如霜。他虽然站着，却觉得耳后生风，鼻头出火，像醉酒之人站脚不稳。小白马、小白龙、龙龙……他在喉咙里咕哝着，踉跄着向马靠近。

他向马远远地伸出他的右手，他想走得姿态洒脱，但却走得磕磕绊绊，他控制不住战栗，但他还是靠近了马，近到能在马泉水般的眼神中照见自己，头发如马鬃高高飞扬，眼睛里火焰升腾，正是巨大爱情降临时的光焰。太阳悬于马的身后，他看见马从灰到红再到白的三变色。他一跃而起，就在他几乎触及马背的一瞬，马闪电般地向他扬起后蹄。他感到小腹一麻，马蹄却在离他一寸的距离收住。马九十度的一个转身，向着天边飘然而去，使他再一次地失魂落魄。在马如鼓点敲

击大地的蹄声中，他小腹的麻酥从腹部扩大到他的双腿、膝盖，一直到脚心，大地在他的脚心长久地震颤。

他忽然想起他的经验，两天来退隐的经验这一刻被唤醒。他要用经验拥有这匹马。

是的，他是驯马师，草原上最优秀的驯马师，驯服野马是他一生的光荣。他是野马的敌人，也是野马的知己。千里马之于伯乐，野马之于他，都是彼此的存在意义。

带上驯马师的套绳、鞭子以及嚼子，它们从祖先那里传递过来。他想起他的工具，却决定放弃工具，赤裸的马，天籁一般妙不可言的马，任何工具对它，都是侮辱。他决定徒手对待白马。

他在第三天黎明前夕等在他遇见马的地方，他预感马会来和他约会。

他捕捉到风中马的气息，循着气味，他看见那匹马，他耸动鼻翼，心醉神迷，但他清醒着眼前的约会，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动作，把身体变成一朵云，袅袅升腾，飘上马背。他感受到了马背的温度与弹性，但几乎同时，他像一滴难以栖息在树叶上的水珠一样，在马背上弹跳而起，跌落在马身后的草地上，溅起草的浓香、露珠的清香、铁线莲薄凉的冷香，



穿过这些混合的气味，白马独一无二的气息扑进他的鼻腔。

他再次把身体聚拢成一朵云，飘向马背。他依然白费力气，再次坠地。白马稳立不动，目露促狭，像是在奚落他，又像是在嘲讽他。

他仰脸躺在地上，向白马伸出双手，喃喃自语：小白马、小白龙、龙龙……

他听见四周哄然而起的笑声。

你还是驯马师吗？

你像个发了情的娘儿们，水汪汪的。

你忘了你的鞭子、套绳、马嚼子啦？

他的那些驯马的搭档，他们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他真是昏了头，忘了潜伏在白马身边的危机。

多么漂亮的一匹马啊！伙伴们赞美道。

去野马那里，带上你的马鞭和嚼子，你忘了这些了，一个驯马师怎能忘了这些！奚落他的同伴，把一根长长的套绳向白马抛去。

他从草地上跃起的同时，看见三根套马绳从三个角度抛向他心爱的白马的脖子，把腾空的马从半空绊倒在地。马在脊背触地的刹那再次腾起，像一团火焰般跑远了，脖子上的绳索在它的身后哆哆嗦嗦，一路延伸，似乎也可以延伸到天